

欽定舊唐書

卷之十
二五二

舊唐書卷二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志第五

禮儀五

唐禮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每室用太牢季冬蜡祭之後以辰日臘享於太廟用牲如時祭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又時享之日修七祀於太廟西門內之道南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則於季夏迎氣日祀之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所司先送太常與尚食相知簡擇精好者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

配之太常卿奉薦於太廟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
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將行遷祔
之禮太宗命有司詳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建議曰
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亦同五劉子駿議開
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
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
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
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

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準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若天子五廟纔與子男相埒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之所基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

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
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
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
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旣喪經籍湮歿雖兩漢纂修絕業
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
說執淺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畧兩
家而已祖鄭立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
之文貴賤混而莫辯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
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
代之宏規爲萬世之彛則臣奉述睿旨討論往載紀七

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
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憲干寶之
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
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
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
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
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
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况復禮由人情自

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
非貴多之道祀逮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
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叅議
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
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治之日制從
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
四室爲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崩將行崇祔之禮禮部尚
書許敬宗奏言弘農府君廟應迭毀謹按舊儀漢丞相
韋玄成以爲毀主瘞埋但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旦瘞
理事不允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主

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事無典故亦未足依又
議者或言毀主藏於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謹準
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墀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
與古不同共基別室西方爲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
位祈禱則祭未絕祇享方書舊儀情實可知弘農府君
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叅議遷奉神主藏
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爲弘從之其年八月庚子太宗
文皇帝神主祔於太廟文明元年八月奉高宗神主祔
於太廟中始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垂拱四年正月又
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儀

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則天尋又令所司議立崇
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崇文館學士周悰希旨請立崇先
廟爲七室其皇室太廟減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
曰臣竊準秦漢皇太后臨朝稱制并據禮經正文天子
七廟諸侯五廟蓋百王不易之義萬代常行之法未有
越禮違古而擅裁儀注者也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
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升崇先之廟而七降
國家之廟而五臣聞皇圖廣闢寶崇宗社之尊帝業弘
基實等山河之固伏以天步多艱時逢遏密代天理物
自古有之伏惟皇太后親承顧託憂勤黎庶納孝慈之

請垂矜撫之懷實所謂光顯大猷恢崇聖載其崇先廟
室合同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合輒有移變臣之愚直
並依正禮周惛之請實乖古儀則天由是且止天授二
年則天旣革命稱帝於東都改制太廟爲七廟室奉武
氏七代神主祔於太廟改西京太廟爲享德廟四時唯
享高祖已下三室餘四室令所司閉其門廢其享祀之
禮又改西京崇先廟爲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萬
歲登封元年臘月封嵩山迴親謁太廟明年七月又改
京崇尊廟爲太廟仍改太廟署爲清廟臺加官員崇其
班秩聖曆二年四月又親祀太廟曲赦東都城內中宗

卽位神龍元年正月改享德廟依舊爲京太廟五月遷武氏七廟神主於西京之崇尊廟東都創置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孫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尚書稱七代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昇合食於太祖之室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玄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

其間代數旣遠遷廟親廟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
尊卑不差其後漢高祖受命無始封祖卽以高皇帝爲
太祖太上皇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
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
祖其高祖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
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豫
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
茲已降至於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改故宇文氏以文
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誕受天命
累葉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旣近

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又奉三月一日勅旣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卽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議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玄註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

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卨故以稷卨爲太祖卽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國土宇不傳景皇始封實基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叅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邛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議者多同帝亦然之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
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
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必不可立故
也今旣年代寢遠方復立之是非三祖二宗之意實恐
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荅非社稷之福也宗
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旣灌
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禮祭如神在
理不可誣請準勅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
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
云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

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範詳採列辟崇
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
深太祖有遠近湯文祚基稷尚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
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
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勛隆近代祖業非遠受
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聞全制夫
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
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
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
日百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

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宣皇旣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旣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議時有制令宰相更加詳

定禮部尙書祝欽明等奏言博士三人自分兩議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爲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尋有制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升祔於太廟其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太帝皇兄義宗孝敬皇帝於東都之太廟躬行享獻之禮二年駕還京師太廟自是亦崇享七室仍改武氏崇尊廟明年二月復令崇恩廟一依天授時享祭時武三思用事密令安樂公主諷中宗故有此制尋

又特令武氏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
奏言太廟齋郎承前只七品已下子今崇恩廟齋郎既
取五品子卽太廟齋郎作何等級上曰太廟齋郎亦準
崇恩廟置孚奏曰崇恩廟爲太廟之臣太廟爲崇恩廟
之君以臣準君猶爲僭逆以君準臣天下疑懼孔子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伏願無惑邪言以爲亂始其事
乃寢崇恩廟至睿宗踐祚乃廢毀之景雲元年冬將葬
中宗孝和皇帝於定陵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尙書宋璟

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卽合祔廟其太廟第七
室先祔皇兄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
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神龍之初乃特令遷祔春秋之
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敘昭穆又古者祖宗各
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旣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
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
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
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制從之及旣葬祔中
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趙氏神主於太廟其義宗卽於
東都從善里建廟享祀時又追尊昭成肅明二皇后於

親仁里別置儀坤廟四時享祭開元四年睿宗崩及行
祔廟之禮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奏議曰謹按孝和
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
甫及仲冬禮當祔遷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
昭穆須正謹按禮論太常賀循議云兄弟不相爲後也
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
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
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同陽甲孝
成別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
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

有天下者事七代謂從禰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
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
代之義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
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禘之辰合食太
祖奉睿宗神主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裸
長序制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爲中宗廟尋又改造中宗
廟於太廟之西貞節等又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
后配祔睿宗奏議曰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
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伏惟昭成皇后
有太姒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啓母之尊

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是也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爲立廟名曰閼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旣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祭如舊儀制從之於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惟留肅明神主於儀坤廟時太常卿姜皎復與禮官上表曰臣聞敬宗尊祖享德崇恩必也正名用光時憲禮也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天皇太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寵秩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

之初已去帝號岑義等不閑政體復題帝名若又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得昇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昇祔非遙請申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氏詔從之時旣別造義宗廟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固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

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于不毀祖宗之義不亦大乎况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望更令有司詳定務合於禮於是太常請以本諡孝敬爲廟稱從之五年正月亥宗將行幸東都而太廟屋壞乃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亥宗素服避正殿輟朝三日親謁神主于太極殿而後發幸東都乃勅有司修太廟明年廟

成立宗還京行親祔之禮時有司撰儀注以祔祭之日
車駕發宮中立宗謂宋璟蘇頌曰祭必先齋所以齊心
也據儀注祭之日發大明宮又以質明行事縱使侵星
而發猶是移辰方到質明之禮其可及乎又朕不宿齋
宮卽安正殿情所不敢宜於廟所設齋宮五日赴行宮
宿齋六日質明行事庶合於禮璟等稱聖情深至請卽
奉行詔有司改定儀注景雲中立宗自齋宮步詣太廟
入自東門就位樂奏九成昇自阼階行裸獻之禮至
睿宗室俯伏嗚咽侍臣莫不流涕有河南府人孫平子
詣闕上言中宗孝和皇帝旣承大統不合遷於別廟立

宗令宰相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太常博士蘇頌等
固執前議平子口辯所引咸有經據獻等不能屈時蘇
頌知政事以獻是其從祖之兄頗黨助之平子之議竟
不得行平子論竟不已遂謫平子爲康州都城尉仍差
使領送至任不許東西平子之任尋卒時雖貶平子議
者深以其言爲是至十年正月下制曰朕聞王者乘時
以設教因事以制禮沿革以從宜爲本取舍以適會爲
先故損益之道有殊質文之用斯異且夫至德之謂孝
所以通乎神明大事之謂祀所以虔乎宗廟國家握紀
命曆重光累盛四方由其繼明七代可以觀德朕嗣守

丕業祇奉睿圖聿懷昭事罔不卹祀嘗覽古典詢諸舊
制遠則夏殷事異近則漢晉道殊雖禮文之不一固嚴
敬之無二朕以爲立愛自親始教人睦也立敬自長始
教人順也是知朕率於禮緣於情或教以道存或禮從
時變將因宜以創制豈沿古而限今况恩以降殺而疎
廟以遷毀而廢雖式瞻古訓禮則不違而永言孝思情
所未足享嘗則止豈愛崇而禮備有禱而祭非德盛而
流永其祧室宜列爲正室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廟以
貌存宗猶尊立俾四時式薦不間於毀主百代靡遷匪
惟於始廟所謂變以合禮動而得中嚴配之典克崇肅

雍之美茲在又兄弟繼及古有明文今中宗神主猶居別處詳求故實當宁不安移就正廟用章大典仍創立九室宜令所司擇日啓告移遷十一年春立宗還京師下制曰崇建宗廟禮之大者聿追孝饗德莫至焉今宗以立尊親無遷序永惟嚴配致用蠲潔棟宇式崇禋奠斯授顧茲薄德獲承禋祀不躬不親曷展誠敬宜用八月十九日祇見九室於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爲懿祖并還中宗神主於太廟及將親禘會雨而止乃令所司行事其京師中宗舊廟便毀拆之東都舊廟始移孝敬神主祔焉其從善里孝敬舊廟亦

令毀拆二十一年立宗又特令遷肅明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仍以舊儀坤廟爲肅明觀大曆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帝代數已遠準禮合祧請遷於西夾室其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

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
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
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
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
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信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
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
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
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
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
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衰矣魏明帝自

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
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
據兩字而爲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
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寶應二
年升祔立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
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
其神主準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於是祧元皇
帝於西夾室祔代宗神主焉永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
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
於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

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東漢魏晉迄於陳隋漸違經
意子孫以推美爲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
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
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
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
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武王也周人郊后
稷而祖文王宗武王聖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
皆在不遷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
盡新主入廟禮合迭遷藏於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
之月合食如常於是祧高宗神主於西夾室祔德宗神

主焉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祧有司疑於遷毀太常
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
惟三代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
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
人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爲太祖祖
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爲
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
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今順宗升祔中宗在
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於太廟夾室禮則然矣或
諫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在遷藏之例

臣竊未諭也昔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朝廢爲廬陵王聖曆元年太后詔復立爲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彥範等五臣俱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十年間再爲皇太子復踐皇帝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爲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爲中興不

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輔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爲六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禮儀使杜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祧之後卽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穆三昭之外準禮合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於是祧中宗神主於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有司先是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爲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之位宰臣召史官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卽位時春

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爲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於惠安二帝事同卽不可爲不遷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之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之例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廟居常卽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毀廟之主並陳於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司不能荅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諡曰聖神章武孝皇帝

廟號憲宗先是河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戴前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正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議其可否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大行廟號不宜稱祖宜稱宗從之其月禮部奏準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爲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從之長慶四年正月禮儀使奏

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太祖之廟而七荀卿子
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
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
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
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
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
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禘祫
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
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
祖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

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
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從
之會昌元年六月制曰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
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
大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
禰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皇太后長慶
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
禮之厚中壺莫偕况誕我聖君纘承昌運已協華於先
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貽謀庶弘博愛爰從舊典以慰
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

之室率是彛訓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宜令
宣示中外咸使聞知會昌六年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
肅皇帝祔廟并合祧遷者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
相及已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
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爲後二者已祧之主復
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別廟四者
兄弟旣不相爲後昭爲父道穆爲子道則昭穆同班不
合異位據春秋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
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西
上孔穎達亦引此義釋經又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

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帝簡文皆用此義毀之蓋以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爲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主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合更入太廟者按晉代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及簡文卽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潁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置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廟則已遷復入亦可無疑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魏晉之初多同

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云七主而實六代蓋景文同廟故也又按魯立姜姬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以爲別立廟親遠義疎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代纔六七年武宗甫邇復土遽移別廟不齒祖宗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之室按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及穆簡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耐新大抵以七代爲準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大儒通

蹟覩奧事有明據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
爲制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臣子恩義之
道今備討古今叅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
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於太廟東
間添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
義庶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互立羣疑
之杓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
代勅曰宗廟事重實資叅詳宜令尚書省兩省御史臺
四品以上官大理卿京兆尹等集議以聞尚書左丞鄭
涯等奏議曰夫禮經垂則莫重於嚴配必叅損益之道

則合典禮之文况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
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考之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
院所奏並上稽古文旁摭史氏協於通變允謂得宜臣
等商議請依禮官所議從之大中三年十一月制追尊
憲宗順宗諡號事下有司太常博士李稠奏請別造憲
宗順宗神主改題新諡上疑其事詔都省集議右司郎
中楊發都官員外郎劉彥模等奏考尋故事無別造神
主改題之例事在楊發傳時宰臣奏改造改題並無所
據酌情順理題則爲宜况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
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爲通允依之黃

巢犯長安僖宗避狄於成都府中和元年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其儀太常卿牛叢與儒者同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奉幣帛皮珪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夫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李匡又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爲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立宗幸蜀時道宮立元殿之前架幄幕爲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以爲止之可也明年乃特造神主以祔行廟光啓元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僖宗再幸寶雞其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別廟三室等神主緣室法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鄠縣爲賊所劫神主法物皆遺失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準禮例脩奉者禮院獻議曰按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主皆存迎奉於太極殿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爲賊所焚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

然上旣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禮竊循故事比附
叅詳恐須宗正寺其宗廟焚毀及神主失墜事由奏皇
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
禮新造列聖神主如此方似合宜伏緣採栗須十一月
漸恐遲晚修奉使宰相鄭延昌具議中書門下奏曰伏
以前年冬再有震驚俄然巡幸主司宗祝迫以蒼黃伏
緣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則將迴鑾輅皆舉典章清廟
再營孝思咸備伏請降勅命所司叅詳典禮修奉勅曰
朕以涼德祇嗣寶圖不能上承天休下正人紀兵革競
興於寓縣車輿再越於藩垣宗廟震驚烝嘗廢闕敬脩

典禮倍切哀摧宜付所司又修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
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計料
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有數難爲損益今不審依元料
修奉爲復更有商量請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
奏議言如依元料難以速成况帑藏方虛須資變禮竊
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於長安
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
遷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
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
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請更接續修建成十一間以

備十一室薦饗之所其三太后廟卽於少府監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饗之所勅旨從之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饗於太廟三太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之母也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之母也貞獻皇太后韋氏文宗之母也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及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廟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

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
今有司悞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
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
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
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
宗在位元獻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
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爲太廟合食之主
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
太廟有本室卽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
本是太廟合食之祖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

姑之下今恭僖貞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爲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廟不入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立別廟其神主亦題爲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爲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注云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

主入置於廟庭赤黃褥位奏云某諡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卽須奏云某諡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諡皇后卽與所題都異神何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於七廟皆祭惟不入太祖廟爲別配文魏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

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爲並
皆禘於別廟爲宜且恭僖貞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
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
遇大饗耳目相接歲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
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而將來
有可疑焉謹案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
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
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又大悞也三
太后廟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
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

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宜錯失宰相孔緯曰博士之言是也昨禮院所奏儀注今已勅下大祭日迫不可遽改且依行之於是遂以三太后祔祫太廟達禮者譏其大謬至今未正會昌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去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德廟直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室之上當時雖以爲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及宗正寺請過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卽相知聞奏爾後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爲懿祖之昭懿祖爲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奪倫不卽陳奏然尚爲苟且罪不容誅仍敕脩撰朱儁檢討

王皞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爲德明
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
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
以爲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
家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爲位請
按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
報卽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伏以德尊諡爲孝君臣嚴
敬有司慎恪是歲以還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
伏祈聖鑒卽垂詔勅具禮遷正其月儔又奏伏聞今月
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

議聞奏者臣去月十七日緣遇太廟祫饗太祖景皇帝
已下羣主準貞元十九年所祔獻懿祖於德明廟共爲
四室準元勅各於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
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於後
遍校圖籍實見差殊遂敢聞奏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
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岡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畋
李潼檢討官王皞修撰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狀稱
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并武德貞觀永
徽開元已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
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曾辨

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卽博士任疇所奏倒祀不虛臣等伏乞卽垂詔勅具禮遷正其事遂行僖宗自興元還京夏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廟及懿祖獻祖神主祔興聖德明廟通爲四室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俾議其儀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非創業義止追封且於今皇帝年代極遙昭穆甚遠可依晉韋弘屋毀乃已之例因而廢之勅下百寮都省會議禮部員外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祀有常典理當據經謹按德明追尊實爲遐遠徵諸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

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立廟以至二漢則可明徵劉累梁魏則近有蕭曹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迨于興聖事非有據蓋以始王於涼遂列爲祖類長沙於後漢之代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足爲憲章之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宜祧理當毀瘞遷於二廟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議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叅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臯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所宜立也尊太祖代祖爲帝而以獻祖爲宣簡公懿祖爲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

明矣春秋左氏傳孔子在陳聞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然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災烱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年克復後不作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韋弘屋朽乃已之議頗爲明據深協禮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奉勅敬依典禮付所司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制以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縉請宗廟之奠每室籩豆各加十二又今之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廣大其郊祀奠獻亦準此仍望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務從折衷於是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

郎中韋述等建議曰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
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
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
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
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
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
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
物醬用百有二十瓮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
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
曰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享有體薦爵盈而不飲

豆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享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奠
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人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
實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
其來久矣且人之嗜酒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
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
生所惡是禮卽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
而屬曰祭我必以芰及卒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
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
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
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

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
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
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一禘不欲黷也三獻
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泂酌守以忠
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
師古簋盞可去而盤盃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箜
篋笛笙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
出於蕃夷耳目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
爲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

望薦以嘗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
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
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
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
繭栗蒸嘗不過把握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所求備物
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
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
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
古制庶可經久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按禮曰夫
祭不欲煩煩則黷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

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
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藻之
菜潢汚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
不和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
濃以爲尚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旣乖
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罇
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罇
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
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
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時太子賓

客崔沔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劉秩等皆建議以爲請依舊禮不可改易於是宰臣等具沔述等議以奏
立宗曰朕承祖宗休德至於享祀粢盛實思豐潔禮物之具諒在昭忠其非芳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以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縉又奏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立宗令用龠升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帝依行焉後漢世祖光武皇帝葬于原陵其子孝明帝追思不已永平元年乃率諸侯王公卿正月朝于原陵親奉先后陰氏粧奩篋筥悲慟左右侍臣莫不嗚咽梁武

帝父丹陽尹順之追尊爲太祖文帝先塋丹徒亦尊爲
建陵武帝卽大位後大同十五年亦朝于建陵有紫雲
蔭覆陵上食頃方滅梁主著單衣介幘設次而拜望陵
流哭淚之所霑草皆變色陵傍有枯泉至時而水流香
潔因謂侍臣曰陵陰石虎與陵俱創二百餘年恨小可
更造碑石柱麟并二陵中道門爲三闕園陵職司並賜
一級奉辭諸陵哭踴而拜周太祖文帝塋于成陵其子
明帝初立元年十二月謁于成陵高祖神堯塋于獻陵
貞觀十三年正月乙巳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宿設黃
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

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皇帝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
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于寢宮親執
饌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侍
御者莫不歔歔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皇帝入陵院悲
號哽咽百辟哀慟是時雪益甚寒風暴起有蒼雲出於
山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至禮畢皇帝出自寢宮
步過司馬門北泥行二百餘步於是風靜雪止雲氣歇
滅天色開霽觀者竊議以爲孝感之所致焉是日曲赦
三原縣及從官衛士等大辟已下已發覺未發覺皆釋
其罪免民一年租賦有八十已上及孝子順孫義夫節

婦鰥寡孤獨有篤疾者賜物各有差宿衛陵邑中郎將
士齋員及三原令以下各賜爵一級丁未至自獻陵己
酉朝于太極殿庚子會羣臣奏功成慶善及破陣之樂
立宗開元十七年十一月丙申親謁橋陵皇帝望陵涕
泣左右並哀感進奉先縣同赤縣以所管陵三百戶供
陵寢三府兵馬供衛曲赦縣內大辟罪已下戊戌謁定
陵己亥謁獻陵壬寅謁昭陵己巳謁乾陵戊申車駕還
宮大赦天下流移人並放還左降官移近處百姓無出
今年地稅之半每陵取側近六鄉以供陵寢皇帝初至
橋陵質明栢樹甘露降曙後祥煙遍空皇帝謁昭陵陪

葬功臣盡來受饗風吹颺颺若神祇之所集陪位文武百寮皆聞先聖嘆息功臣蹈舞之聲皆以爲至孝所感天寶二年八月制自今已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十三載改獻昭乾定橋五陵署爲臺其署令改爲臺令加舊一級

舊唐書卷二十五

唐高祖皇帝本紀第五

唐高祖皇帝本紀第五
唐高祖皇帝本紀第五
唐高祖皇帝本紀第五
唐高祖皇帝本紀第五
唐高祖皇帝本紀第五

唐高祖皇帝本紀第五
唐高祖皇帝本紀第五
唐高祖皇帝本紀第五
唐高祖皇帝本紀第五
唐高祖皇帝本紀第五

舊唐書卷二十五考證

禮儀志五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之廟而七○臣德潛

按英華云王立七廟一壇二壇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一壇以下共闕一十六字

應補入

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

臣德潛

按英華于穆北向下有太祖者三字另用提

起與是也文義方順應補入爲合

霍光輔遷之廟其例三也○沈炳震曰輔字下明有關文玩上文應是霍光輔宣帝而立之不以宣帝爲中

舊唐書卷二十五考證
興不遷之廟其例三也義方明白

梁武帝父丹陽尹順之追尊爲太祖文帝先葬丹徒亦尊爲建陵○梁書武帝紀係建寧陵

武帝卽大位後大同十五年亦朝于建陵○沈炳震曰按梁武本紀在十年且大同亦無十五年應誤○

因謂侍臣曰陵陰石虎與陵俱創二百餘年○二百字當誤

舊唐書卷二十五考證

舊唐書卷二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六

禮儀六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
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
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
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
饗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
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

羣廟之主以往議者皆不決而罷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所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以一朝廢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長

慶元年二月分司官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請歸祔太廟敕付東都留守鄭綱商量聞奏綱奏云臣謹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並饗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洛陽創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廢德宗嗣統墜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饗謹按禮記仲尼荅曾子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况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欽特

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憲度鑒神龍權宜之制
遵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元
皇帝三代睿宗文武孝皇帝神主叅考經義不合祔饗
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三代以降經無明文伏望委中書
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敕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
威等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饗
祭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洛廟
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然則兩都皆
祭祖考禮祀並興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廟既偕作饗
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旣復舊物但

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
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臣等謹按經傳王者之制凡
建居室宗廟爲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立廟兩都
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經今按叅詳理合升祔
謹按元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其神
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不遷之
祖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室高祖太宗玄宗肅
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準江都集禮正廟之
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羣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諸祖
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歸

本室有虛神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於太祖之廟依舊準故事不饗如陛下肆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特作而祔饗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卽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件廟宇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卽請準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桑之議大曆中亦瘞孝敬

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古者師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當祔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經無說如之何答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遭時爲法因事制宜苟無其常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廟仍虛主卽準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蓋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義變而正之者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

下尙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所見或曰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云並合理瘞或云闕主當作或云輿駕東幸卽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其言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室並在可以修崇大和中太常博士議以爲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卽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尙未修建望令尙書省集公卿及禮官學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

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既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克修東都太廟使勾當修繕奉敕宜依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都太微宮神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敕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獻祖宣皇帝宣莊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高宗天皇太帝則天皇皇后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太廟祔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與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

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伸祝告之禮今與禮官等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閑之地恭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前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

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爲寇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
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
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廟貌惟新卽須室別有主舊主
雖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
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
有留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祔練作主又載云
虞而立几筵如或過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旣不
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
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
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

二帝之間貢禹韋玄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合於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敕叅詳本爲欲收舊主主旣不立廟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以爲廟不可修主宜藏瘞或就瘞於埽室或瘞於兩階間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敕段瓌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別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立宜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尙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修建

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有其廟備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叅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况周武受命始都于豐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歲於新邑冊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裸成王厥後復立于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于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

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未知其爲禮者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爲僞主
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
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爲
東西之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司而嚴拱衛取法
玄象號爲京師旣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謂皇
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
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
主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
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尚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

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旣違於經須徵其說
臣復探蹟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
是謂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饗
獻斯皆親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
云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昔漢韋玄成議廢
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人情禮意如此較然二室旣不並居二廟豈可偕
祔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旣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又
欲置主不饗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
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爲所譏今若

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
九室合饗之主而有置而不饗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
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
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脩建廟
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建
修太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闕而不饗式彰陛下嚴
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
據禮院奏以爲東都太廟旣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
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
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

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爲廟固合修主不可瘞卽與臣等別狀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王恐涉廟有二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經以臻于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禮爲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于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修之理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

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則廢朝之說恐非所宜廢謹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兩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瘞請于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顧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卽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爲建都而設議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乖舊典徵其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

睿宗玄宗猶奉而不易者蓋緣嘗所尊奉不敢輒廢也
今則廢已多時猶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
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
勅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覽其本
末千載一朝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
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
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曰開元之
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昨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大
取法于周遷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何美之而不能師
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爲先者謹按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爲神都邇
後漸加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
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
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平三帝以此爲置廟
之例則大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
建廟作主與上都同概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
洛復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爲數實所未解者謹按
天寶三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
後兩京各宜別擇日載在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
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

主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卽指建中
之中就有而言以爲國之先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
見有神主不得以非時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
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
按天寶二年勅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
情實緣於旣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旣殊有盡
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
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宮所卽與此勅全乖又曰
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
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

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爲先則建國營宮室而宗廟必設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合不營凡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並曰兩都其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摧詩曰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也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旣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言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旣至洛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裸于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于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

帝祭於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相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爲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爲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辭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無二故廢桑主重作栗主旣事埋之已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郿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左傳

爲築發凡例穀梁譏因藪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爲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唯郟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二邑豈皆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爲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主之瘞何以在於太微宮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以瘞之夫主瘞乎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爲疑合以建都

故事以相質正卽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于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鑿輿之至也雖厮役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平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舟二人稱寢無傷於偕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

馬融李舟可法於宣尼矣以此擬議乖當則深或稱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者謹
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惟郟一邑稱築如城郎費之類
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
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
樂三王不同禮遭時爲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爲非
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
須俟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畧有七條廟主應遷一也已
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
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

鄴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欲立廟是違因遷立廟也謹按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都太廟廢已八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也謹按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按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按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云遷廟主者

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羣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不載是違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修寢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畢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載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

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廟令會議事此時已有議狀準禮不合更修尚書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之祀典有乖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懼貽恥於明代所以懃懃懇懇將不言而又言也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更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也謹按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祕書監顏師古議曰臣傍觀祭典遍

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
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卽
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爾時猶廢東都
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卽須有主主旣藏瘞非虛而何
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問曰古者
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
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
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
無載行之文假使候時巡自可修營一室議構九室有
可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

定論言苟不經則爲擅議近者勅旨凡以議事皆須一
一據經若無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
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
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
人所同者六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
舜之爲帝迄今稱詠之者非有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
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孔
氏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考之
古道旣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諸伏
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臯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

則天下守貞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禮貳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則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廟已廢多時若議增修稍違前志何者聖曆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旣請祧藏今廟室惟新卽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議如修復以俟時巡惟載一主備在方冊可得而詳又引經中義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

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大
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常據不可同塗又丘明
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以忠獲罪晉文以臣
召君於此數條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以宣尼斷之傳
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都地有
壇社宮闕欲議權葺似是無妨此則酌於意懷非曰經
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爲說實
所未安謹上自殷周傍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
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理皆酌人情必稷嗣知幾賈生達
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

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爲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理宜從衆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月擇日旣定禮官旣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宣宗卽位竟迎太微宮神主祔東都太廟禘祫之禮盡出神主合食於太祖之前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當時令文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貞觀十六年將行禘祭有司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於宗廟者患其禮過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孝

子率禮潔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禘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勲尊顯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爲禘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爲時享又漢魏禘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啓彈坐免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洎周齊俱遵此禮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功臣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乃詔改令從禮至開元中改修禮復令禘禘俱以功臣

配饗焉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將祫享于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義交互莫能斷決太學博士史璨等議曰按禮記正義引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當禘于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也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已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八年祫二十

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
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祫已後隔二年
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依璩等議爲定開元
六年秋睿宗喪畢祫享于太廟自後又相承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
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爲
殷祭祫爲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由先君逮下之慈
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不欲數
數則黷亦不欲疎疎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
烝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

爲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玄注解高堂所議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禘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自爾已後五年再殷一禘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實錄並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禮禘禘注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議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何也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禘迭相乘矣今廟禘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

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說者或云禘祫二禮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數相去祫以三紀抵小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茲叅差難爲通計竊以三祫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祫二周有半數以全數謂之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也其禘祫異稱各隨四時秋冬爲祫春夏爲禘祭名雖異爲殷則同譬如禘祠烝嘗其體一也鄭玄爲祫大禘小傳或謂祫小禘大肆陳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同蓋象天之法相傳久矣惟晉代陳舒有三年一殷

之議自五年八年又十一十四尋其議文所引亦以象
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
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理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
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
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
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
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旣相師矣法
天象閏之理大禘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
度有二法焉鄭立宗高堂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
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注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

文存三歲五年之位以爲甲年旣禘丁年當禘己年又禘壬年又禘甲年又禘丁年又禘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禘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禘三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禘於秋則三十九月爲前二十一月爲後雖小有愈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准三年於此置禘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正乎蓋千里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覈周密最爲可憑以爲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若甲年夏禘丙年

冬禘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文旣無乖越五
歲再殷之制疎數有均校之諸儒義實長久今請依據
以定二殷預推祭月周而復始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
下太常令更詳議令集賢學士陸善經等更加詳覈善
經亦以其議爲允於是太常卿韋縉奏曰禮有禘禘俱
稱殷祭二法更用鱗次相承或云五歲再殷一禘一禘
或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法天象閏大趣皆同皆以太
廟禘禘計年有差考於經傳微有所乖頃在四月巳前
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禘儀合食禮頻恐違先典伏以陛
下能事畢舉舊物咸甄宗祏祇慎之時經訓申明之日

臣等忝在持禮職司討論輒據舊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冬祫準禮合停望令所司但行時享卽嚴禋不黷庶合舊儀制從之舊儀天寶八年閏六月六日勅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旣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立象下以盡虔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時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以素饌三

焚香以代三獻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
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饗遷廟獻祖懿祖二神
主春秋之意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于太祖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
南北爲別初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
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天爲始封之
祖而下乃立廟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
先於太廟太祖者正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
今年十月禘饗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爲比則構築別
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爲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

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祭高皇大皇征西等四府君以敘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立廟至禘祫之時常用饗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爲宜勅下尚書省百寮集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闕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於太祖並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卽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

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旣無明據儒者能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云大事者

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深失禮意固不可行也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祖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位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祖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

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旣近於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寮僉議勅旨依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

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
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
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
卽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太祖之後
未毀主升藏於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
二祖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以陟之制則禘祫
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已下毀廟之主則公羊傳所
謂已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謹按漢永光四年詔
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玄成議太上孝惠廟
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廟奏

可太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于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
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太祖已下子孫
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
宋齊隋陳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廟虛太祖之位自太
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
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土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
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
除名之曰祧以準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京兆遷入
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國朝始饗四
廟宣元并太祖世祖神主祔于廟貞觀九年將祔高祖

于太廟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
太祖依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嚮位於
是始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
祫二十三年太宗祔廟弘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
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帝于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
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
帝爲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
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剋復後新作九廟神
主遂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
年祔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

當東嚮位以獻懿二祖爲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準禮
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饗禮儀使
顏真卿伏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
東面尊位請準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嚮
以懿祖於昭位南嚮以太祖於穆位北嚮以次左昭右
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
廟祧豈可爲準爨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
禮有義斷以獻懿爲親盡之主太祖已當東嚮之尊一
朝改移實非典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
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

壇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太祖旣昭配天地位當東嚮之尊庶上守貞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爲太祖故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已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失之宋因之於是有連五廟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連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

廢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乎文王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

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已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爲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奉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高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

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下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冊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所禘祫並虛東嚮既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已申孝以奉祖禴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

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
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置築室至禘祫年
饗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
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允爲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
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
嚮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主亦猶是也若祔於遠
廟無乃中一有間等上不倫西位當虛則太祖永厭於
昭穆異廟別祭則祫饗事主乎合食永闕比於姜嫄則
推詳禴而無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
收族所以宗廟嚴社稷重由是言也太祖之上復有追

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置別
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
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于廟兩階之間喜
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
及二祧歲禘及壇墀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
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居石室未有準酌喜請於夾室
中愚以爲石室可據所以處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太
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
尊在傍居考理卽心恐非允協今若建石室於園寢遷
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禘之一祭修古禮之

殘缺爲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禮之正動也中者焉
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京前爲太常博士已於建中二
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寮
博採所疑其時禮儀使顏真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
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常卿裴郁
所奏大抵與京議相會伏以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
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祔引於曾高之廟豈禮之不可
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祫則羣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謂主遷彌遠
祧室旣修當祫之歲當以獻祖居于東嚮而懿祖序其

昭穆以極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延于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爲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爲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闕宮之詩而永闕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爲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惟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

食以爲說欲令征西東嚮均定數者此最不安且蔡謨
此議非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嚮
之一句爲萬代法此其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闕瘞園
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
定則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
昭穆有序饗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
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
何合之爲臣以爲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
薦是亦分食奚疑於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
柳冕上禘祫義證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并議奏聞至

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等議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勅于頔等議狀所謂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尚
書省會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可否仍委所
司具事件聞奏其月二十六日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
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總其歸趣三端而已
于頔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列
昭穆而虛東嚮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于
東嚮行禘之禮太祖復延于西謹按禮經及先儒之說
復太祖之位位旣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旣正懿獻
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

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來室是無饗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實非禮經之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旣無所憑殊乖經意不足徵也惟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陳京奏禘是大合祖宗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須定向來所議之禮勅曰禘祫之禮祭之大者先有衆議由未精詳宜令百寮會議以聞時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狀五十七封

詔付都省再集百寮議定聞奏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
五人奏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請別
增兩京奉安神主緣二十四日禘祭修廟未成請於德
明興聖廟垣內權設幕屋爲二室暫安神主候增修廟
室成準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室行
饗禮從之是月十五日遷獻祖懿祖神主權祔德明興
聖廟之幕殿二十四日饗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
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二祖新廟成勅
曰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之位虔告之禮
當任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太尉告太清

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詔曰國之
大事式在明禋王者孝饗莫重於禘祭所以尊祖而正
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睠命虔奉牲幣二
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祇慄不敢自專
是用延訪公卿稽叅古禮博考羣議至于再三敬以令
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于德明
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循禮
務極精嚴祇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會
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宣
懿皇后韋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序

親親以穆宗皇帝室稱爲皇兄未合禮文得修撰官朱
儔等狀稱禮敘尊尊不敘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
三室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臣等同
考禮經於義爲允從之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
祭及親拜郊皆令中使一人引伐國寶至壇所所以昭
示武功至是上以伐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
一人就內庫監領至太廟焉舊儀高祖之廟則開府儀
同三司淮安王神通禮部尚書河間王孝恭陝東道大
行臺右僕射鄖國公殷開山吏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
配饗太宗之廟則司空梁國公房玄齡尚書右僕射萊

國公杜如晦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配饗高宗之廟則司空英國公李勣尚書左僕射北平縣公張行成中書令高唐縣公馬周配饗中宗之廟則侍中平陽郡王敬暉侍中扶陽郡王桓彥範中書令南陽郡王袁恕已配享睿宗之廟則太子太傅許國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徐國公劉幽求配饗天寶六載正月詔京城章懷節愍惠文宣太子與隱太子懿德太子同爲一廟呼爲七太子廟以便於祀享太廟配饗功臣高祖室加裴寂劉文靜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輔劉仁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等

十一人大祭祀駢犢減數十載太廟置內官十一載閏
三月制自今已後每月朔望日宜令尚食造食薦太廟
每室一牙盤內官享薦仍五日一開室門灑掃其後又
有立宗子靜德太子廟肅宗子恭懿太子廟孝敬廟在
東京太廟院內貞順皇后讓皇帝廟在京中餘皆四時
致祭

舊唐書卷二十六考證

禮儀志六候車駕時巡便合于所載之主者○便合二字疑有闕譌

豈先帝之主獨無所安乎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然○時也三句于上下文不屬似錯簡

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孔氏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

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臣德潛按稽古帝堯二語

下應有闕文以孔氏傳未明引且與上賢臣輔翼順考古道意無關合也

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

公如晉○

臣德潛

按通典有至十四年裕十五年禘

傳云有事于武宮是也三語應補入

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主亦猶是也○

臣德潛

按

禮之下有闕文文獻通考引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爲收是族人東向之主亦猶是也應補入

是謂郊宗之祖斯最近矣○郊宗下闕文通典云是謂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應補入

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沈炳震曰如晦已經配享太宗此云加誤

舊唐書卷二十六考證

舊唐書卷二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七

禮儀七

貞觀十四年太宗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太宗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爲得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於是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奏議曰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

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典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責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

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
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濶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
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
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
所未諭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
之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
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
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
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
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

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
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
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遐想以爲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
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
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紀咸引兼實無文之
禮咸秩敦睦之情俾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
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互有異
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
請加爲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替衆子婦
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

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總
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制可之顯慶二年九月修禮官
長孫無忌等又奏曰依古喪服甥爲舅總麻舅報甥亦
同此制貞觀年中八座議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
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按尊傍之服禮無不報已
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
爲舅總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
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知禮
意舅報甥服尚止總麻於例不通禮須改正今請修改
律疏舅服甥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禮總麻新禮無服謹

按庶母之子卽是己昆季爲之杖齊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吉凶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總麻制又從之龍朔二年八月所司奏同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據令繼母改嫁及爲長子並不解官旣而有勅雖云嫡母終是繼母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付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父等奏稱緬尋喪服母名斯定嫡繼慈養皆在其中惟出母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已則皆無服是以今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著所生嫁卽言母通包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惟有繼母之嫁

繼母爲名正據前妻之子嫡於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甲
令今旣見行嗣業理申心制然奉勅議定方垂永則今
有不安亦須釐正竊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並同行路
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爲義絕繼母之嫁旣殊親母慈
嫡義絕豈合心喪望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
無服非承重者杖朞並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符情禮無
玷舊章又心喪之制惟施服屆杖朞之服不應解官而
令文三年齊斬亦入心喪之例杖朞解官又有妻喪之
舛又依禮庶子爲其母總麻三月旣是所生無服準例
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事終須修附旣與嫡母等

嫁同一條總議請改理爲允愜者依集文武官九品已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解官得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等二十六人議請解嗣業官不同司禮狀者母非所生出嫁義絕仍令解職有紊緣情杖朞解官不甄妻服三年齊斬謬曰心喪庶子爲母總麻漏其中制此並令文疏舛理難因襲依房仁裕等議總加修附垂之不朽其禮及律疏有相關涉者亦請準此改正嗣業嫡母改醮不合解官詔從之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

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濕咽苦吐甘生養勞瘁
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
報若父在爲母服止一朞尊父之敬雖周服母之慈有
闕且齊斬之制足爲差減更令周以一朞恐傷人子之
志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高宗下詔依議行焉開
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准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
三年心喪則天皇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
則權行有紊彝典今陛下孝理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
章庶叶通典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并舅及嫂叔服不
依舊禮亦合議定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曰乾尊坤卑

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
威隆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
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以酬罔極之恩者也稽之上
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云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
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
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
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春秋諸
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
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尚有子張

問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卽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于繼育乃爲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一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苟摯采古求遺互爲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

爲母三年行之已踰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
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叅議
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
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純
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有何紊於彝倫而
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
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
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
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之
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而夕忘者以

此制人人猶有釋服而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
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
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人臣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
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劓官刑今何故不
行乎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不
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丘甸
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
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
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
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爲痛

心可爲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慙於古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總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依苴臬季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訟舅之寃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焉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

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爲刊復實用有疑於是紛議不定履冰又上疏曰禮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心喪三年上元中則天皇后上表請同父没之服亦未有行至垂拱年中始編入格易代之後俗乃通行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勅并嫂叔舅姨之服亦付所司詳議諸司所議同異相叅所司惟執齊斬之文又曰亦合典禮竊見新修之格猶依垂拱之僞致有祖父母安存子孫之妻亡没下房筵几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據周易家人卦云利女貞女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家人有嚴君焉父

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道正而天下正矣禮女在室以父爲天出嫁以夫爲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卽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故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孝理天下而不斷在宸衷詳正此禮無隨末俗顧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有婦奪夫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法於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式序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愆三從之義斯在卽喪服四制

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之也
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準舊儀父在爲母一
周除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
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國家者矣原夫上元肇年
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先請升慈愛之喪以
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
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
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深豐孝和雖多反正
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不蒙陛
下英算宗廟何由克復易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
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所以薄言禮教請依舊章恩
勅通明蒙付所司詳議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
豈忘母子之道諸議多不討其本源所非議者大凡祇
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父秦燔書後
禮經殘缺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豈得與伯叔母服同豈
得與姑姊妹制等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齊斬
足爲升降歲年何忍不同此並道聽途說之言未習先
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理俗之禮乎臣請據經義以
明之所云罔極之恩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可終

身之憂霜露之感豈止一二周之服哉故聖人恐有朝
死而夕忘曾鳥獸之不若爲立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
理而已所云喪也寧戚者孔子答林放之問至如太奢
太儉太易太戚皆非禮中苟不得中名爲俱失不如太
儉太戚焉毀而滅性猶愈於朝死夕忘焉此論臨喪哀
毀之容豈比於同宗異姓之服所云禽獸識母而不識
父者禽獸羣居而聚麀而無家國之禮少雖知親愛其
母長不解尊嚴其父引此爲論則亦禽獸之不若乎所
云秦燔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者人間或
有遺逸豈亦家戶到而燔之假若盡燔苟不可信則墳

典都謬庠序徒立非聖之談復云安屬所云與伯叔姑
姊服同者伯叔姑姑姊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所云五
帝不相泐樂三王不相襲禮誠哉是言此是則天懷私
苞禍之情豈可復相泐樂襲禮乎所云齊斬足爲升降
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按三年問云將由修飾之君子
喻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遂之則是無窮也然則何以
周也曰至親以周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
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
則何以三年曰加重焉耳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爲母加
三年心喪今者還同父沒之制則尊厭之律安施喪服

四制又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非徒不識禮之所由制亦恐未達孝子之通義臣謹按孝經以明陛下孝治之合至德要道請論世俗訾禮之徒夫至德謂孝悌要道謂禮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禮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按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

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陛下以韋氏構逆中宗降禍宸衷哀憤睿情卓烈初無一旅之衆遂殄九重之妖定社稷於阡危拯宗枝於塗炭此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使諸侯得守其法度卿大夫得盡其言行士得資親以事君庶人得用天而分地此陛下無體之禮以安上理人也上元已來政由武氏文明之後法在凶人賊害

宗親誅滅良善勲階歲累黜赦年頻佞之則榮華正之則遷謫神龍景雲之際其事尤繁先天開元之間斯弊都革此陛下之無聲之樂以移風易俗也臣前狀單畧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具狀重進請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臣言若讜然敢側足於軒墀臣言不忠伏請竄跡於荒裔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奏議曰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有申有厭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而成化而妻

喪杖期情禮俱殺者蓋以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爲嫡子
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
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
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
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羲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公同
所尊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畧純素之嫌貽
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卽
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
引同爨之總以忘推遠之跡旣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
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自是百寮竟不決至七年八

月下勅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爲傳乃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或旣周而禫禫服六十日釋服心喪三年者或有旣周而禫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齊衰三年者時議者是非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也以尊祖貴禩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識者衆一紊其度其可止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定五禮又議請依上元勅父在爲母齊衰三

年爲定及頒禮乃一依行焉二十三年藉田禮畢下制
曰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聞奏太
常卿韋韜奏曰謹按儀禮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小功
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
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總麻
三月並是情親而服屬疎者也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
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卽未疎恩絕不
相爲服親舅母來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如竊以古意猶
有所未暢者也且爲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
屬疎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儕親旣無別服宜齊

等請爲舅加小功五月堂姨舅疎降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無制服之文並望加至袒免臣聞禮以飾情服從義制或有沿革損益可明事體旣大理資詳審望付尚書省集衆官吏詳議務從折衷永爲典則於是太子賓客崔沔建議曰竊聞大道旣隱天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爲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議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在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隆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誠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勅令僉議于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至開元八年特降別勅一依古禮事符故實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沒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

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
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
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
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懸咸所仰也自微言旣
絕大義復乖雖文質有遷而必遵此制謹按儀禮喪服
傳曰外親之服皆總麻鄭玄謂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總
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母小功五月以名
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依本服總麻三月若以匹敵
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別也姨舅伯叔則父母之
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聖人之心良有以也喪服傳曰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姓族而親其子孫近則別其賢愚遠則異於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

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
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
服大功九月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
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
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
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總麻三月以其出於高祖其
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
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
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總麻
若舉此而捨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疎理則不順推而

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情之親者服制乃輕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畧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且舊章淪胥爲日已久矣所存者無幾又欲棄之雖曰未達不知其可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按儀禮曰外皆服總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爲小功五月其爲舅總鄭文貞公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

功五月訖今之所加豈異前旨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
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堂舅姨堂舅母並升爲袒免則
何以祖述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
報於外孫乎如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
而相淺乎儻必如是深所不便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
倫情之所訟何所不至理必然也昔子路有姊之喪而
不除孔子問之子路對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先
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聞而除之此則聖人
因言以立訓援事抑情之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
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

況夫喪服之紀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辭寧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曰弘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謂增加愚見以爲不可又戶部郎中楊伯成左監門錄事叅軍劉秩並同是議與沔等畧同議奏上又手勅侍臣等曰朕以爲親姨舅旣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服服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總麻堂姨舅古今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記云同爨總若比堂姨舅於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總是亦不隔於堂姨舅也若以所服不得過本

而須爲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制服亦何傷乎
是皆親親敦本之意卿等更熟詳之侍中裴耀卿中書
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親禮無厭
降外甥旣爲舅母制服舅母還合報之夫外甥旣爲報
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
者頗廣所引者漸疎微臣愚蒙猶有未達立宗又手制
荅曰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殺之制禮無明文此皆自
身率親用爲制服所有存抑盡是推恩朕情有未安故
令詳議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卿等以爲外族之親
禮無厭降報服之制所引甚疎且姨舅者屬從之至近

也以親言之則亦姑伯之匹敵也豈有所引者疎而降所親者服又婦從夫者也夫以姨舅夫既有服從夫而服由是睦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就卿等宜熟詳之耀卿等奏曰陛下體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將弘引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臣等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叅於本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總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則羣儒風議徒有稽留並望準制施行制從之天寶六年正月出嫁母宜終服三年